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128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九

後學成德



震下
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訓師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死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易傳○又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何畜得乾上震下无妄謂動

以天則无妄大畜所以繼无妄者妄如何畜雜卦非聖人

作後人類記之言又曰叔孫武叔之毀乃无妄之疾也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言及

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

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

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序不誠則

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

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圖

新安朱氏曰真以理言无妄之謂也太極圖義○道夫問无

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

人為无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

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

物而言故次之語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

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

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

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

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

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

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

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

物亦无妄易說○又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

理也順而不妄正蒙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西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
 三才之別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覆地之於
 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
 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
 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眚匪
 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
 觀之則自天至者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貴
 其止於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
 故不利有攸往

易說

新安朱氏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
 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
 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
 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心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

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本義○問雖无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
 是其心全无邪却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
 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因論
 易傳无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時
 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兵諫之
 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
 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
 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
 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問无妄之謂誠不
 欺其次也曰非无妄故能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方
 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两个物事相對並語

東萊呂氏曰此看易无妄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

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
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
回互却多暗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荅書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
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
命不祐行矣哉

康節先生曰不見動而動妄也動於否之時是也見動而
動則為无妄然所以有眚者陽微而无應也有應而動則
為益矣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
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
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
正為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

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
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
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
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
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
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
乎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无妄所遇以正命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於
內動而健剛中而應是三者无自而為邪矣是所謂无
妄有无妄之德必有无妄之福此大亨以正所以為天
之命也若匪正有眚則妄矣匪正邪也有眚過也天作

孽為災自作孽為咎其過由已致也有妄欲往於无妄

將何之乎天命不祐亦已致之非正命也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乾上

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而為主矣故曰剛自外來而為

主於內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所以為无妄

也動而以人為則妄矣剛中而應謂二五也五以剛健

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

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

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

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祐欲往安之乎故不

利有攸往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易說

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
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先時而起不
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於天理无思无為亦歸之自然
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為主
於內以才言之動而健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
應所以為元亨利貞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
乎且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故自春分而出萬物從之而
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
而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感
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故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
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天為壽為災為眚是謂匪正有
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

之所不祐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又將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

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无妄天理也有妄人欲也人本无妄因欲有妄去其人欲動靜語默无非天理動匪我也其動也天故曰无妄此合乾震言无妄也无妄大畜之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主言震也自外來為主於內如舜禹之有天下天下大物也可妄而有乎无妄非天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以初九言无妄之主也震動也乾健也動而健无妄之時其健不息不有其已體天而已故曰動而健此再以乾震言无妄也九五剛中在上六二以柔中應之剛柔相與上下不過乎中

中則无妄上下循天之理故曰剛中而應此以二五言
无妄也五九之尊位大者得尊位大亨也其端始於初
九剛自外來為主於內而正是以大亨剛中而應動不
以正亦何由健何由應乎故曰大亨以正此以初九九
五言无妄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无妄之才
也有是才乃可當无妄之時致天下於无妄易言剛中
而應者五卦師也臨也萃也升也无妄也大亨以正者
二卦萃也臨也无妄也獨於无妄言天之命者剛自外
來而為主於內也剛自外來可也安能必其為主於內
動而健可也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正而必至於大亨
乎非天命不能也天命即天理也非人為也乾為天巽
為命故曰天之命也此以乾巽言无妄也三四上三爻
匪正有眚匪正妄行而干天命其眚自取者也无妄之

世九五在上受天所命六二應之三四上匪正而无應
欲往何之三四以五在上不可行上九已窮三上相易
成坎險何所往哉兌為右大畜六五尚賢上九易五成
兌故曰自天祐之无妄大畜二四正位兌體有祐之象
大畜反兌為巽不正之爻不利有攸往故曰天命不祐
行矣哉在卦氣為寒露故太玄準之以去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卦變卦德卦體
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
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
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義本○无妄本是无
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李某所謂无
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汁○往字說得不同○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

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
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爲斷殺他○伊川易傳似不是本
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
有許多爻象如此占著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
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
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
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杯琖如此則吉如
此則凶杯琖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
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
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
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
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

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
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
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
赦之也○又曰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不知孔子何
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
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此子不
正則行有眚眚字便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
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
只一般書云眚災肆赦春秋傳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
便直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
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壹時築著磕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
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

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又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别无去處動著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動爻皆以往為吉

並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濂溪先生曰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则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

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劉綯師訓○聖人之於天下事

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於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並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傳○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

欲則偽矣鄒德久本○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

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

○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

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无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

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

略如此更須研究之自有得處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

无妄育不以時害莫甚焉易說

藍田呂氏曰天下雷行萬物發生皆以誠感何可妄也

先王對時育物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

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天而已矣

所以无妄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陰陽

天地者氤氳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時而已且日中

星鳥以正仲春於昴乎平秩東作宵中星虛以正仲秋

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

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則

仁及於禽獸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則仁及於草

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鼈先王之仁

有及於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鼈故能如魚

麗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麇鹿濯濯白鳥鵲

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亦曰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率之无妄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為无
 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雷也天之
 所運是雷為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雷以從天之所
 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茂對時育
 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大道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
 參於无妄者也其茂對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
 初无容心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下雷行而物與之者无妄也雷行非時
 而物不與者妄也虞翻曰震以動之萬物出乎震故震
 為萬物始始震終艮時也伏兌為澤育也二應五三應
 上對也先王以是茂對時而育萬物茂盛也萬物繁興
 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對則妄矣如春毋麋毋卵夏毋伐
 大木之類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
 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
 性而不為私焉義本○又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他一无妄語錄
 東萊呂氏曰物與无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
 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
 分必不至混然无別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
 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精與張南軒問孟子說所疑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實一无實字
 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
 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
 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
 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

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周開

橫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剛為主於内方動之始不流於邪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由是而往无不得志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其動以天则无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往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顏

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已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及成已成物之義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无妄也九四不正妄也初九以正動上往九四應之往而正正則吉其正行乎上志者動於中也易傳曰誠至於物无不動者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志也故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作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蓄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蓄三歲曰畬不耕而獲不蓄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獲蓄則必有一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獲不蓄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

耕則必有獲既蓄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二无必字獲畬之富而為者也其始耕蓄乃設心在於求一求字獲畬是一求字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為物首則可乘剛處實則凶說易

藍田呂氏曰无妄之德剛者得之六二體柔下比於初未能无妄殆未可以有行也然動不失中尚知循理舍下比未為私富之計上應於五不失中正之求亦可以有行矣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獲不蓄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倡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

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
 為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
 時而造以敏成功其為无妄孰大於此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奮皆行其所无事也行
 其所无事則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淮決泗濬
 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和靖尹氏曰學問所患有心便非天理動以天其无妄
 乎動以人欲則妄矣不耕穫不菑奮此學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
 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
 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穫菑而奮天之理也
 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奮乎以是為思而後動則利有
 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已也誠欲不耕而穫不菑而

奮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遂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
 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為發明蓋
 非一意禮於坊記稱易曰不耕穫不菑奮凶其辭義皆
 異蓋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奮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
 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穫不
 菑奮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者然爻
 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
 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體而順乎中正无妄者也故極言无
 妄可往之理初至五有益體耕也二震為稼艮為手二
 往之五五來應二兌見震毀艮手兌金銓刈之象穫也
 二為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奮初九震足動田之始菑
 象也五來之二歷三爻而有穫象奮也乾為歲故也夫

耕者獲之始畬者蓄之成耕必有獲蓄必有畬事理之固然非私意所造君子隨時而已无妄也譬如農夫有當首事而耕者有當終事而獲者其於田亦然有當首事而蓄者有當終事而畬者當其時之可耕可蓄則藉荼蓂闢荒穢不為不足當其時之可穫可畬則有倉廩多田稼不為有餘初耕者也二當不耕而穫耕則妄矣初蓄者也二當不蓄而畬蓄則妄矣吾无決擇順乎中正可動而動无所容心也如是則利有攸往有攸往者二往五則獲畬有成矣昔伏羲創法以利天下神農氏黃帝氏相繼而出至堯舜氏而法成若夏商周之損益皆因其禮无妄作也其視前人創法猶已為之是故前聖後聖若出一人彼時此時同為一事不然不待時而為則雖攬天下之美猶為妄也曰未富者盈虛之理盈

則虧之虛則實之二陰虛而未盈故不耕而穫若已盈則亦不穫矣莊子所謂天下既已治矣是也傳易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蓄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義本○又曰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問六二不耕穫不蓄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蓄不畬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蓄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不耕穫不蓄畬易傳但取其不首造竊謂耕蓄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

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獲不
 蓄而望畜亦豈有此理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獲不蓄畜只
 是說一个无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獲不蓄而
 畜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不耕獲不蓄畜只是无所作為不必
 說不耕而獲不蓄而畜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獲蓄畜則
 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
 以人力耕獲之是認以為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獲前
 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文之謂蓋述是循
 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則妄矣易傳言心
 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最好玩味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

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
 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
 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
 矣况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
 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
 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
 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
 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
 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
 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
 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
 此則不為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

失何足以為得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為說緣耕穫生詞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體柔疑於有妄然當无妄之世以陰居陽而上應於陽非純柔者也不可以致无妄之福足以致无妄之災而已六三上應上九上九所以寄託於我不幸為九四所侵失上九之寄託此六三所以獲无妄之災也如有繫牛以寄託於邑人之家者不幸為行人竊取而得則邑人不得不任其失牛之責蓋无妄之災出於非意其狀如此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穫所資以為用也六二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中正在上而二

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自為災耳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三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宜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為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況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

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苦獲陷阱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

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

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中正无妄也三四不正有妄也故以兩爻明六二无妄之災坤為牛四巽繩艮手或繫之牛或疑辭四見疑以不正故疑之三震為大塗為足行人也四不繫之牛人以其不正或疑之妄也三不正而躁亦妄也往乘四妄而又妄不得位行人得牛牛非行人之所當得妄動而干之非順乎理者也四來乘三三在險中三自取之有妄而災則其宜也非災之者也坤土在下為邑邑人謂六二六二中正順理靜而不往无妄何災矣然三動則二亦近於險非自取也莊周謂魯泗薄而邯鄲圍者乎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君子於无妄之災如之何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故三四復位六二卒與五應

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本義○問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詰捕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六二不耕獲不菑畲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徵求幸得之

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一作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貞固守之则无咎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无應下比六三三應於上比之非正當固有所守不妄求比乃可无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

通志堂

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人情終不妄也九四剛而不止剛則私慾不行私慾不行則至於无妄无妄則无咎然且有咎者不正也正者四之所固有也操存舍亡非外鑠也九既剛矣動則正正則无妄故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致无妄者必自剛大妄始於慾慾之為害自一介取諸人充之至於為盜舜與跖之分其初甚微也剛者能絕之不以小害為无傷而不去故此爻在妄為剛者聖人與之可正也正則剛在其中上九亦剛不曰可貞者妄之極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乾龍下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

以有為之占也有猶守也

義本

東萊呂氏曰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為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元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

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為中中則无妄

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

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
 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
 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
 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
 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
 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
 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為疾○无妄
 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為疾
 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為病
 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
 不可用藥治之並易說

蓋田呂氏曰九五下有六二之應以正合者也初九雖

欲比二非意見侵乃无妄之疾非已致也二自守中初
 莫能犯卒獲正應如疾非已致治之愈亂不治而自愈
 矣雖有治疾之具不可用也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應之
 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弗率者蓋无妄之疾
 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
 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疾也禹之徂征用益
 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試也禹不班師則順命之
 民必有被其毒者其可乎故舜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
 喜也然周公東征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
 為考翼不可征非一人而已而周公必征之何也蓋當
 是時外則淮夷叛內則羣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
 无妄之時也與益贊之言異矣此周公所以必征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妄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蓋深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與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六二无妄相與而九四以妄間之九五之疾也疾者陰陽失位之象五動四成坎坎為毒藥之象醫師聚毒攻邪濟人於險者也易傳曰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若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然而无妄之疾非妄所致勿藥可也蓋九五至正戒之在動動而求所以攻之則不正復入於妄以妄治妄其疾愈深待之以正則邪妄自復故曰不可試也試猶嘗試言不可妄動少有所試二不能往五得位而二應勿藥有喜也不正則二不應其能喜乎喜陽得位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本義

○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
 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
 則為贅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
 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
 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
 青為紅以白為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
 色自定却无改色以從目之理易說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
 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
 利矣○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以剛健居无妄之時然過亢失中
 知剛而不知柔者也行不可過過則窮窮則災物之理

也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斯
 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行焉
 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為有眚之道
 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三之
 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行之災也窮之災自取
 也非无妄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无妄之時妄者三爻六三九四上九是也
 九四可貞六三下體之極上九上體之極上九妄之尤
 極者也上行之三成離離有伏坎坎為眚三行之上成

兌兌為毀折行有眚也上九六三之妄行即得正然且有眚者妄極而窮窮之災雖行其能免乎爻言眚象言災處妄之極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故夫子極天人以告之

之易

新安朱氏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偽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為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

後學成德

乾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
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
止則聚矣有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
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易傳

東萊呂氏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
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為學
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
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為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
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

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无物
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内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
於内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
至於篤實輝光可也並易說○又曰有无妄然後可畜荀子
養心莫善於誠之語未瑩已丑課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
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
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
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
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
一無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
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
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
明且近者易傳

藍田呂氏曰大畜據其所自得也雖以陰畜陽而一陽
在上尚賢之義也大有所畜止乎剛健惟大正然後利
小有不正莫能正也大畜天祿也當與賢者共之不家
食不敢私也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
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無畜大賢之理
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
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
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牯積豕之牙徒取於
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

為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况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貞上合天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為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為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眾不正則反為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為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

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為於世而亦天下之仰望者也故
 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斟酌
 量力然後進而有為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
 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
 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
 而天下安故利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
 止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
 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
 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
 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
 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

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
 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
 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
 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
 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
 艱險之不可濟况其它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強學者往
 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
 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
 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
 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
 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疏聞親新聞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羣賢畢進則涖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修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

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易說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王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必濟也而說者謂挾眾為助其未優乎易說○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

矣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有剛疆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涉大川為餘事蓋有剛德可以

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大川優為之矣易說漢上朱氏曰剛健乾也篤實艮也大畜者大壯九四變也一變為需再變為大畜需有坎離相合發為輝光進而上行成艮互有兌震兌西震東日所出入日新其德也剛健則不息篤實則悠久兩者合一畜而為德動而有光其光輝散又日新无窮進而不已自畜其德者也故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合乾艮兩體而又推大壯之變以言大畜也剛賢者也大壯再變九四之剛進居君位之上賢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賢也三陽自內而往難畜者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自畜其德矣又尊賢忘勢剛上而尚賢具此五者然後能止畜其健大正也大正乃天下國家之利君子當在上小人當在下正也初九九三當位二五相易而正大者

正也所以大畜者以其利於大者正故曰剛上而尚賢
 能止健大正也此以上九在上六五九二相易以言大
 畜之利正也剛上而尚賢尊之也尊之而不與之共天
 位治天職食天祿賢者不可得而畜也三在上體順養
 賢也二在內為家兌為口食六五尊德樂道下交九二
 九二受畜而往應之不家食也王公之尊賢而又養之
 賢者如是而食則吉正也非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不
 然分國與之視猶錙銖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此以
 二三四五言大畜賢者止而受養也上能止健賢者止
 而食乃能得盡其心與之犯難而不辭兌為澤決之為
 大川震變兌成坎艮震足艮指而越坎涉大川也乾為
 天五天位巽為命天命有德者為萬民也六五下應乾
 九二之五大畜止健賢者不家食應乎天而行何險難

之不濟哉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此再以二五言大
 畜養賢之功在卦氣為白露故太玄準之以積易傳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者畜
 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則輝光日
 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合志則乾道上行矣
 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
 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
 食乃吉五居尊位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
 无往不濟矣故利涉大川易說
 新安朱氏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德釋卦名義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養賢也亦取尚賢之象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義本○能止健却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

來止這乾○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為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為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為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

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而有為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為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為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退去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為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為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

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先生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

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

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

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傳易○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

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

芥子無量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

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

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蒙正○且滋

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它前言

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無

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無益自

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也決矣○學

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

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乃要從頭

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無疑

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

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並經學理窟

藍田呂氏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所畜至大者也君子

修身以畜德之要好古敏以求之見賢而思齊者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

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說易○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闢靡以資見聞而

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孟子解

和靖尹氏曰伊川易傳大畜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凡學問須要約之於己方有用處如前言往行若只是多識不能畜以成己之德何畜者○又嘗讀易至无妄大畜有自得處舉伊川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何畜得

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德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是以稽其

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歟且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猶言水中觀天也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其所畜大矣内卦兌口前言也外卦震為行往行也二陰四陽陽為多大畜自大壯來一變需離為目識

前言也再變大畜識往行也德者剛健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畜其德矣夫以方寸之地觀萬世之變塗之人而上配堯禹非多識之其能畜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本義

○又先生謂鄭光弼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便要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錄語

東萊呂氏曰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心一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

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一作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並易傳

橫梁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

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

為諂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

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已先儒讀作已矣之已王弼作已今從先

讀三陽務進初九剛健之始六四柔得位當止畜之地

不度而進處位不當危厲之道也不如已而受畜則利

夫不受畜而往危實自取不曰眚而曰災者初九正也

大畜之時宜止而往雖正亦厲故曰災子夏傳曰居而

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初往四成離離有伏坎故曰

犯災不直曰災也易傳

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聖人

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

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

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知危之為利知危之

可畏者不知反身修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

而修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己之利也故古人之

以宴安為酖毒如此則有厲為利己明矣畜德之初蓋

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

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

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修德不繫乎

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己者非若利吾身

之利蓋誠利於治已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
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
則利在已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
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
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
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為
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
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
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易說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
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

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
輪輻謂不行也○輿說輶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
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
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
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輶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
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
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易說
蓋田呂氏曰輿說輶則車敗不可行也輿說輶輶車軸
縛也則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九二以剛居中自全不進
非若小畜九三與四力競至於敗也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輶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
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

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為應能止健者也二以剛中為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說輶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人之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輶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輶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眾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

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至孟子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輶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輻當作輶王弼注作輶坤為輿自三以上

為震震為木輿下橫木輶也二不動兌毀折之輿說輶

也不動未正宜有尤兌為口尤之者也然遇畜而止說

輶不進知以不動為中是以无尤故曰中无尤也初剛

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

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蓋一世

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

而不進有輿脫輶之象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

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也然上為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輶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輶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輶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易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

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有

三合志上進也並易字

橫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牯說輶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為上九所畜畜極而通天衢已亨可以馳逐而无阻故曰良馬逐然不可以不戒故利艱貞戒之道不可以不豫習故曰閑輿衛曰命之也閑習也輿衛習則馬不駭以是馳逐宜无不利而又上志獲通則无往不合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輶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己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己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躓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角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與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輶之道也說輶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修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輶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逐之象亦未喻其至也至於何天之

衢則放乎四海與天同道矣故良馬之逐所以上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說輶之止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

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馬九三得位為良馬震為作足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得時上九畜極變而應之利以馳逐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不可恃應而不備故戒之以利艱貞九三正也動則失正艱難守正則利曰閑輿衛可也古文作粵粵于也發語之辭允口象艮止也坤為輿四正閑輿也三乾為人震為足為大

塗人傷輿而行閑輿而衛之象閑輿衛以其利艱貞也九三如此猶謹銜策清道路節良馬之步而徐驅焉其進利矣故利有攸往上九陽也變而應三三以剛往與上合志志動於中者也茂陵中書武功爵十三級曰閑輿衛有取於此乎夫恃應而不知備銳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本義○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

一爻自進耳○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
 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
 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制畜
 然後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正是二陽相得
 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于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
 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用守不敢放肆防閑與衛使
 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與衛
 故利有攸往易說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
 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
 也槩論畜道則四良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

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
 止天下之惡人一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
 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
 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
 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牯以制之
 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
 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
 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
 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並易傳○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
 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犢豕之牙豕
 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唯犢其勢
 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

置其夏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夏楚將自化矣呂與叔東見錄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
六四故為童牛而加牯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豮豕
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牯牛之
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
雖乾體有行健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
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牯之則易制
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君心之非
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牯之則元吉而有喜矣至其
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臯陶之刑不能勝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五
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賢

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四
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
上上下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欲之未行
而能畜之將順於其早正救於其小也古之人君垂衣
拱手不下衽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纁充耳以塞
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
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欲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
撓龍鱗犯嚴顏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
也故成王翦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
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
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欵是以貴除其本
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則有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
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

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絕酒禍之
 木也詩首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
 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
 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
 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積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
 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尺
 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
 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
 有慶亦小大之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
 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
 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
 其狼戾鬪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

亦无不至牛豈不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
 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牯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牯
 牢之也童牛不必牯而牯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
 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牛坤初為童牛童牛始角時也六四
 坤體四之初為童牛初剛往四角觸之象四不來初屈
 而不動童牛牯之也牯橫角之木周官謂之楅初之四
 則二成巽木初復位則剛伏於木下牯牛之象六四當
 位止剛不以威武為之以漸優而柔之使无犯上之心
 剛柔各得其正故元吉元吉者自其始吉吉之至善也
 喜者陽得位初九不動而應已剛者反為柔用六四所
 以有喜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止之於未有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本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六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齧者以有牙也今豕

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易說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豮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豮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劉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眾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並易

傳○積豕之牙豕牙最能傷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易道錄

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初九居健之始其健未若童牛然禁於未發以牯閑之及其長也无所用其健豈特不

暴而已安於馴柔可駕而服故可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漸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殺其剛暴之氣若積豕然其牙雖剛莫之能暴可以養畜而无虞故有慶也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積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化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積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

忿之質可化為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
 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
 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室其欲而已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
 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
 不以威刑者也故曰豮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
 力之所能勝也豮之以室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
 畜天下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先儒以牯
 為牢閑疑其非橫木也豮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
 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牯殆謂馴之於初豮豕之牙

殆謂絕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
 躋其躅也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牯如大人不失
 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輓之道故言豮豕
 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為害者牙也
 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斯不
 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
 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
 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豕牙已有失矣蓋已陷於
 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
 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
 喜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蓋
 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

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犯五則三成坎坎為豕五成巽巽為白自三至上體頤豕頤中有剛且白者豕之牙也六五得尊位柔中二退而受畜三坎毀允金刻制其下而剛伏積豕之牙也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積積豕則馴擾剛躁自止牙不能害物矣慶者三陽受畜而為用陰以陽為慶六五之吉有慶也二應五得正故吉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氣皆有爭心難以力制務絕其不善之本而已猶去豕牙之害而積之也順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於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易傳曰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

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

吉而不言元也本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而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元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絕句良為止止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

故亨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畜極而通其道大行无往不亨言何天之衢亨者猶言何所為天道乎所之皆亨也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矣故衢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牯積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與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牯則知利已之厲矣積豕之牙則說輟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良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良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

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

兼之

漢上朱氏曰畜極則通止極則動震為大塗兌為口上乾為天天衢也何大其聲也上動亨也言何其天衢之亨如是乎正者道也大塗亦道也三陽上進道大行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何天之衢亨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如此義本○或如伊川說行一何字亦不可知○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畝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

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一

後學成德



震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互體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說易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傳易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說易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

養矣故卦辭祗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

為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

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

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說易

新安朱氏曰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

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

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

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

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說易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

養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
 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
 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
 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
 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
 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益易傳

藍田呂氏曰頤盡其所以養也上止下動外實內虛頤
 之象也莫非養也養正則吉所養自養皆欲觀其邪正
 也觀天地養萬物則自養得其正觀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則所養得其正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
 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體有大小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
 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
 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
 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
 矣故頤正則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
 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
 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
 之非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
 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

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豕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盡頤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鄭康成曰頤者口車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止因輔嚼物以養人故曰頤此合震艮兩體而成頤也頤者養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故曰頤貞吉此以初九之正言頤養之道也頤自臨九二之變一變明夷離為目觀也自內觀外觀其人之所養也所養正歟君子也所養不正歟小人也觀其所養是非美惡无所逃矣故曰觀頤此以臨二初變明在人者養之之道當正也四變頤自離變艮艮為手求

也自外觀內反觀已之自養以考正與不正也口實者頤中之物也四爻皆陰陰為虛虛則无物故自求口實无物而求正與不正未定也二四正三五上不正自養者正歟君子之道也雖貧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小人之道也雖富貴不處也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此以上九及頤中四爻明在已者養之之道當正也觀人之所養然後觀吾之自養則所養正矣養之道甚大天地之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不過震動艮止也乾天也坤地也震東方萬物發生天地之養萬物也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眾為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天地之生其動以正陽降陰升萬物自遂其盛至於盈乎天地之間各極其分而後止天地不勞也動以正而已養萬民者本於養賢賢者在上萬民自遂其生聖

人不勞也止於養賢而已故震動艮止之象自己之養
 推之至於人之養自人之養推之至於天地聖人然養
 之道不過乎此頤之時豈不大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此以頤之成卦終言
 頤之道也易傳曰或用或云義或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養以時為大故云時以卦氣言之十一月卦
 故太玄準之以養或曰初變明夷則有離四變成頤非
 離也何以有觀之象曰此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明夷之
 離為小過之飛鳥訟之坎為中孚之豚魚小過中孚豈
 有離坎論其所生也變卦之法一卦七變八卦為六十
 四四五六之變元復本體矣而五行盛衰皆以本卦言
 之何哉故曰察性知命原始見終傳
 新安朱氏曰觀其自養也釋卦辭頤之時大矣哉極言

養道而贊之義本○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
 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
 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
 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
 類是說自求口實○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問
 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
 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
 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
 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
 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
 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問觀頤觀
 其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是所以養身之術先生曰所
 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韓則為非凡見

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
 問伊川以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先生曰這兩句
 是解養正則吉以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
 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
 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
 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
 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
 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
 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
 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
 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
 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
 中含一有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
 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
 惟就口取養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
 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
 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資
 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
 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雷所震未遠則慎其所發陽氣未
 盈則節其所養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忠於是慎

之入而為患於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為養之之患者其惟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雷以養萬物而動亦不可過也震為決躁艮止之慎言語也噬嗑有飲食之象頤中无物節飲食也言語不慎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養之道易傳曰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无傷

說易

新安朱氏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或曰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慎言語節飲食○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

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義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朵頤之象也朵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

靈龜而觀朵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
 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非四謂之也假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內內以氣為主人之所
 養也外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天理固然也
 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強其
 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勝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
 謂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
 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養正
 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
 朵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
 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語餘
 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
 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
 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朵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
 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
 九與六四為應舍陽求陰舍善求不善是舍君子而為
 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自明夷之離四變而成頤故頤初九有
 龜之象伏於坤土之下龜蟄時也龜所以靈者蟄則咽
 息不動无求於外故能神明而壽君子在下自養以正
 靈龜之類也六四安位无下賢之意初不待求往之四
 戎離離為目觀我也初震動體下頤而動口雖徒嚼志
 已先動是舍爾所以為靈龜者觀我而朵其頤也爾言

初九我言六四含爾觀我忘已從欲動而不正凶之道也夫貴乎陽者為其特立不屈於欲故能无祿而富无爵而貴守道修己澹然无營今躁妄以求无恥自辱亦不足貴也傳易○又曰王弼謂頤初九不能使物由己養誤也夫使物由己養有命存焉初九在下未能養人而當自養以正故以朶頤戒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

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
宜矣行往也金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
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頤
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
類之常故以進則凶說易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
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
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頤而吉而二
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邪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
守矣然在下體疎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
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荅也則

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
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
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
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
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
柔不能自養而卦惟二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
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
矣故征凶說易

兼山郭氏曰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吉也而六
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
下養上為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
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

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乏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於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於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顛頭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

頤艮也艮為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蓋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謂頤征凶當作于丘頤蓋言丘易說

頤之所養異乎山也

漢上朱氏曰二比於初不能養其下而反資初九之賢以自養乾為首在下顛頤也六二經也顛頤則拂違其經矣養之經陽養陰上養下陽當在上養之陰當在下而受養故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士庶人各以其職受養五處君位二當受養於五六五養道不足然二亦不可越五而上征丘者上九應二之象也艮為山山半為丘王肅曰丘小山也物之所聚以養人者也蓋二近於初而相得資之以養雖曰顛頤未為无所養若近舍初九遠資上九征行亦凶何哉五雖養道不足以陰陽

言之已類又在相應之地上九應二則失其類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初上皆非其類

也本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

一有不字

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

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

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

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

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邪好動繫說於上

一作繫而說上

不但拂經而已言頤之正莫甚焉故凶

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

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

利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

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

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二之凶宜矣六三

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

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

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失必十年而後

復可不慎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當受養於上九而六三不正動而正

則上九不來不動以待初九則初九不應既不受之於

上又无以資之於下拂頤也故貞凶十坤數之極坤為
年十年勿用言十年不可動上下无所利養道大悖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
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
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
以自養况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
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
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口顛頤然已不勝其任
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
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其才德威望為下

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
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
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
威嚴眈眈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
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
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
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
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
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在下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
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
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
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
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橫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耽耽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履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耽耽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之也如是故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禦夷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

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无咎而爲上施之光也且顛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內也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

雖无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朵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得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爲光以益爲光謙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以上養下六四當位下交初九乾首在下顛也求賢自助於剛柔爲正正則吉故曰顛頤吉虎視謂四交初也初往成艮離艮有伏兌爲虎離爲目虎視也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際垂其首垂其首者下視也艮坤互有坎重厚而深沈眈眈也虎首下視眈眈然下交不瀆矣六四其欲在於初九不瀆則初九逐逐而

往震為作足逐也古文作倥初往之四不正宜有咎然
 无咎者以不瀆故无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四
 在上施之下者光也光坎離下照之象或曰虞仲翔曰
 坤為虎又曰艮為虎馬融曰兌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
 三者孰是曰三者異位而同象坤為虎者坤交乾也其
 文玄黃天地之文艮為虎者寅位也泰卦乾坤交也在
 天文尾為虎艮也大雪十一月節後五日復卦六二爻
 虎始交兌為虎者參伐之次占家以庚辛為虎者兌也
 龍德所衝為虎亦兌也兌下伏艮具此三者之象故先
 儒並傳之舉兌則三象具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
 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
 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
 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
 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
 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
 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
 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
 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
 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
 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
 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
 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
 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

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間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

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辯

易說

漢上朱氏曰正者養之經上養下陽養陰正也六五柔

得尊位養道不足資上九之賢以為養拂經也上九助五之養有正之道五寬以居之順從於上則得正而吉艮止也有居之象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人君養天下以正得眾以用其健乃可涉難六五拂經其才不足故不可涉難上五相易成坎无震足巽股之象不可涉也易傳曰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不得已而濟險難者有之矣其可常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

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

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

當天下一有大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

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

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

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金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眾陰順從之慶

驕則有他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

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

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

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眾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

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

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為顛頤是以顛為正矣故用伊川說

說易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眾陰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
兼山郭氏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

說易

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頤之主能養賢以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

哉
說易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

說易

漢上朱氏曰一陽處上下有四陰六五體柔无應才不
 足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然非養
 道之正也權重位高衆忌之則必危人臣當此任可不
 兢畏而懷危懼乎故厲以剛居柔位厲也厲則不敢安
 其位下從王事无成有終上下並受其福故大有慶鄭
 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虞仲翔曰陽得位故大有慶上
 之三成坎有震足象利涉大川也上九佐五以養道養
 天下而得民利於涉難也象不言者大有慶則涉難在
 其中上艮體頤以靜止為善故三爻皆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
 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義本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一

